

### 万家灯火

## 人间最美味的月饼

■俞和良

月饼的起源，说法不一，有说是周朝，有说是汉朝

网上说月饼起源于殷或周，而我更愿意相信起源于周，因为老周每年给我寄土灶月饼。

周日，“秋老虎”从保安室的窗户里探进来，在货架上扫来扫去，“哇，百鸟朝凤、花好月圆、七星拱月啊！”京式、广式、苏式、潮式、滇式，层层叠叠、琳琅满目。

今年的月饼登场早，月亮还是一把镰刀，就来收割亲情爱情友情了，而且种类比城里的星星还多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换上马甲的月饼还是月饼。苏东坡有诗云：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怡”。清人袁枚《随园食单》曰：“酥皮月饼，以松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和冰糖、猪油作馅，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，迥异寻常”。老周寄我的就是这类传统的月饼，月饼的油纸上印着“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不过在我看来，把“非”字去掉或许更加贴切，毕竟月饼本身就是物质，至于文化那是东坡市长们玩的雅兴。

我说：“老周，一下寄20筒呀，足足20斤呢。”老周说，“不贵的，我一箱还没有广式月饼角落里的一只迷你月饼贵。”这个我相信，曾经的月饼沾

染上了铜臭，有的礼盒里嵌着一量装的茅台，有的嵌入金币银币之类的。有一段时间月饼与挂历等还列入由风及腐的反面典型，月饼跌落了神坛。

近年，月饼洗心革面，重回寻常百姓家，偶有创新也没有脱离群众，如比较文艺范的纳凉月饼，是把百合、绿豆、茶水糅进月饼馅精制而成，吹嘘有清润、美颜之功效，受到爱美女士青睐。一些高手推出所谓的保健月饼，有钙质月饼、药膳月饼、含碘月饼等系列，专钓老年人的钱包。周小平也直播带货：说什么云腿月饼是最好的月饼，还不接受反驳。最近，听说发烧友在研究“元宇宙”月饼，一款适合年轻人的游戏月饼。

快递小哥说：你这月饼也太香了。我抬头一看他的嘴里竟然流出了一条大河。那就送你一筒吧。他连声说：“谢谢、谢谢你！”我说不用客气，要谢就谢老周去。刚要拔腿，旁边的保安冲着快递员说，见者有份，你可不能吃独食。见快递员很犹豫，不给吧，这地盘是保安管的，以后想停车就难了。给，总不能给一只吧。见他很犯难，“那个，保安师傅你也拿一筒吧。”

我取出一筒给保安。保安笑着说，“你这月饼就是香啊，门岗里放着的月饼样子倒是很好看，就是闻不到香味。那天一盒月饼破了，掉地上像只轮胎转了好几圈也没破。”我抬起头看他，他烧炭的嘴里竟然也流着一条大河。我像扛子弹箱似的往家走，回头看见快递小哥坐在小马驹上津津有味吃着，那个保安则双手捧着月饼“衔来满嘴泥。”

土灶月饼皮薄酥脆，吃到嘴里，那甜味咸味清香味在唇齿之间萦绕不散，而广式潮式月饼则像泥瓦匠刷墙，粘在牙齿上专给蛀虫施肥。

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我没见过，但天上掉馅饼的事是有的。13岁那年我到村里代销店去打酱油，路过知青楼，听到楼上窗户上几个男女知青叽叽喳喳的。突然头上像是被泥巴砸了一下，头上衣服上全是沙尘。刚要恼火，定睛一看脚下是一摊月饼馅儿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一定是只白沙月饼，虽然形散了，但皮尚存。回到家里，妈妈一边帮我掸掉头上的末末，一边喃喃自语，是谁用月饼砸人。这时我的小弟小妹两个“拖油瓶”进来了，“哥哥我

也要吃月饼”，他们扯着嗓子叫。妈妈说：“哥哥哪有饼饼呀！他只有一扇排骨。”“好的，哥哥给你们吃饼饼，但你们要听话哦。”他们点头表示同意。我带着小弟小妹爬上了竹榻，我说你们把眼睛闭起来，我要变戏法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背心从裤带里抽出来，我的腰间露出了一圈厚厚的末末，那是月饼砸到头上时掉进去的，小弟小妹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一只小手弯成拱形贴在我肚皮上兜着，另一只小手小心翼翼地吧碎末末从我腰间抠下来，慢慢堆成了沙丘。小弟小妹闪着光的眼晴盯着手心的沙丘，像下了个郑重决定似的，狼吞虎咽起来。末了还吐出鲜嫩的舌头舔了好几圈。小妹妹了抹嘴巴，意犹未尽，“哥哥我还想吃”，她干涸的鼻涕像月饼的脆皮粘在唇上。我左一个右一个把小弟小妹的头拉到腋下，紧紧地抱着他们。我告诉他们将来哥哥一定给你们吃整个的月饼。

每逢中秋，月圆之夜，思绪总是湿漉漉的，泫然欲泣。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，曾经的沧海，早已换了人间，好像雪糕月饼透明清凉、融化于心。

## 世上最温暖的归途

■孙道荣

小时候，我最熟悉的村庄，除了我们自己村，就是严庄。

小时候，我最熟悉的村庄，除了我们自己村，就是严庄。

严庄离我们村十来里山路，这中间，还有四五个村庄，除非太渴了，或者突然下大雨了，奶奶才会牵着我的手，走进其中的某个村庄，讨口水喝，或者在谁家的屋檐下躲躲雨。大多数的时候，奶奶都是领着我，直接从我们村，径直走到严村，仿佛一路上那些村庄都不存在似的。可我更愿意在有个村停下来，那个村有一棵很大的枣树，赶到枣子成熟的季节，你总能从树下的草从里，找到一两颗被人遗漏的枣子，甜得透心。可是，奶奶不让我停下来找枣子，她不是说枣树还没开花呢，就是说枣子早被人家用竹竿打光了。就算没有枣子，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是不是也该歇歇脚了？奶奶笑着说，我一个老太婆都不累，你个小娃子累什么？拽着我，继续走。

只要是去严庄，奶奶总是很急迫的样子，出了家门，往严庄的方向走，她的脚步就变得又碎又急，一刻不肯停下来。从我记事起，她第一次领着我去严庄，就一直是这样。但我一点也不觉得严庄有什么好玩的，严庄唯一吸引我的，是一个比我奶奶更老的老太婆，她有时候会偷偷塞一块蜜饯什么的给我，如果不是蜜饯的甜蜜让我实在无法抗拒的话，我真不愿意从

那双干巴巴，又黑又脏的手上，接过任何东西。她脸上的褶子，比我奶奶的还多，她的腰杆，比我奶奶还佝偻，她的牙齿掉得差不多了，讲出来的话，又沙又哑，我既听不清她说什么，也不乐意跟她说话。

奶奶却跟她有讲不完的话。奶奶赶了几里的山路，当然不是来跟她说话的。大多数的时候，奶奶来到严庄，比在家里还辛苦，奶奶要帮那个比她更老的老太婆下地干活，要帮她将被子衣服全部洗一遍，冬天的话，还要用塑料皮围个圈，帮她洗个热水澡。整个白天，奶奶都在不停地忙碌，只有到了晚上，奶奶和那个比她更老的老太婆，钻进了一个被窝，两个老太婆，开始讲话。在严庄，这个又矮又破又小的房子里，我躺在两个老太婆中间，被两个苍老的声音裹挟，无聊透顶，无趣至极。有一次，我在睡梦中，被一阵吃吃声惊醒，原来是两个老太婆，不知道说起了什么，笑出了声，笑得腰更弯了，在被子里蜷成一团。多年以后，我在睡梦中被什么声音突然惊醒的话，还会忍不住回想到小时候的那一幕，奶奶留在我记忆里的声音不多，且大多越来越模糊，唯那夜的笑声，仿佛镌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，清晰，深刻，不时迸发出来。

每次跟奶奶去严庄，我们一般只会住一晚，第二天就得往回赶。奶奶

将我带来了，家里还有两个更小的妹妹，她们也需要奶奶照顾。比奶奶更老的老太婆，拄着一根树棍子，将我们送到严庄的村口。奶奶让我喊她太太，跟她道别。每次去严庄，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，我喊她一声太太，走的时候，再喊一声，这差不多是我和她的全部交流了。从严庄回自己的村庄，我总是走在前头，按我奶奶的话说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奶奶不一样，奶奶走出严庄的时候，脚步总是拖拖沓沓，好像严庄的土，粘她的脚一样。直到走过了严庄后面的一个村庄，回头看不见严庄了，奶奶才突然加快了脚步，出来一天了，我们自己家里，有太多太多的活，等待奶奶回来忙乎呢。

有一次，爸爸急急忙忙对我和妹妹们说，快，我们去严庄。奶奶已经去了几天了，这是我印象中，奶奶唯一一次没有带上我，一个人去了严庄。为什么突然又让我们全部去严庄？爸爸说，太太没了。我不知道什么叫没了，是走丢了吗？她都那么老了，还能走到哪里去？再说，奶奶这几天不是一直在严庄吗？她怎么没有看住比她还老的老太婆，让她走丢了呢？

到了严庄，奶奶看到爸爸，突然放声大哭。我很少看到奶奶哭得这么伤心，这让我害怕。我看到那个比我奶奶还老，我喊做“太太”的老太婆，干瘪

地，直挺挺地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。那是每次我和奶奶来严庄，所睡的土炕。

这一次，我们全家在严庄，住了几晚，直到将比我奶奶还老的老太婆安葬。

这一次，我们全家在严庄，住了几晚，直到将比我奶奶还老的老太婆安葬。

从严庄回来，我们一家人默默地行走，走到半路，奶奶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“哇”地大哭。我们都停下来，陪着奶奶。奶奶摸着我的头，抽抽搭搭地说，“奶奶再也没有妈了，奶奶没有家了……”

那一年我6岁，我不能理解奶奶的话，我们不是有家吗？

24岁那年，我的爷爷去世，31岁那年，我的奶奶也去世了。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，爷爷奶奶的家，就是我的家，没有了爷爷奶奶，在那个从小长大的村庄，我就再也没有家了。而那个严庄，我更是很多年没有去过了，它和我的村庄一样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那里，曾经有奶奶回家的路，也有我回家的路，它们，曾经是奶奶和我，在这个世间，最温暖的归途。



### 闲坐烹茗

## 人体最神奇的器官

■陈幼芬

人体的最小单位是细胞，细胞的聚集形成组织，组织的融合构成器官，器官的排布造就了系统。

人体的最小单位是细胞。细胞的聚集形成组织，组织的融合构成器官，器官的排布造就了系统。心脏泵血，肺脏换气，肝脏解毒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舌尖上五味俱全……生命，正是在单个器官的正常运作和多个系统的密切配合下，才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人体，这部宇宙间最为精密的机器，在现代医学孜孜不倦的探索下，未知领域正在一步步缩小。然而，人还有一个神奇的器官，不容忽视。它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无时无刻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。

它如风，大象无形，却能在心海里掀起飓风，卷起千层浪；它如雨，润物无声，能滋养心田万物隽美，凡事端正安详。有时，它沐浴在白昼的阳光里，温暖敞亮；有时，它被无际的黑夜笼罩，沉沦其间辨不明方向。有时，它大无边，浩瀚万顷，无所不能容纳，有时，却如针尖和麦芒，细腻到无可救药。它有时轻，中空如竹，轻盈飘忽，它有时重，如磐石负重，举步维艰。更多时候，我们根本无法拿言语形容它！一描绘，就会犯错；一解释，就是画蛇添足；一定义，可能谬之千里。它，就是人的心灵。

一颗只有血肉没有灵魂的心脏，

只是一只机械泵；一双只收五颜六色不识四季美好的眼睛，称不得慧眼；一个只有皮囊没有丰富心灵的人，只是一个机器人。

同为器官，心灵也是有其功能的。它有点石成金之力，让躯壳变得鲜活丰满；它有流通互动之功，让能量循环别具意味；它还有磁场共振之妙，让人们彼此识别同频相吸。

如果你问，它究竟长在在哪里？我还真说不太明白。有人说，它长在大脑里，所以有思想；有人说，它长在心脏上，所以知良善；还有人说，它借由五脏六腑的承托，才有七情与六欲。这似乎是个千古难题！我并不知道正确的答案，但我知道，虽然它姿色各异，复杂多变，游移不定，只要你我足够用心，就能常常遇到它。

多年前，我陪一位三十多岁的病人，等待她的乳腺肿块快速切片结果。躺在手术台上的她，心情与翘首在外的亲属们一样，焦急不安。在二十几分钟的间隙里，我们聊着家常以缓解她紧张的情绪。当被告知冰冻切片里找到癌细胞的那一刻，她原本还能说笑的嘴唇，瞬间僵住了，整个手术间的空气，凝固在久久的沉默里。无影灯的光束，晃在她的头顶，极其刺目

耀眼。她似乎被突然抛到了一座暗黑的孤岛，所有美好的愿望和生的希望，被那无尽的黑，吞噬得一干二净。我呢，黯然闭嘴，再不说话，因为说什么都显得多余。但我还是向她保证，让她在接下来的扩大根治术中全程无疼。术毕，沉睡三个小时后的她，再次睁开双眼。她没有开口问手术的情形，更为急迫的，是她那想要汨汨直流的眼泪。我的纱布，擦得尽一时的泪，却拭不尽她丧失的痛楚与内心的无助。她心灵的哭泣，一旁的我，听得真切。

几天前，我与好友们一起，看王志萍与丁小蛙领衔主演的越剧《蝴蝶梦》，再遇庄周。庄周梦蝶，有放下执念、接受人生变幻无常的寓意，但该剧取名《蝴蝶梦》，只是借其寓意，讲述的是庄周试妻。年轻的庄周求道心切，新婚三日后就别妻远游。十年后，须发羊鬍，已成半老头的庄周回到家中，见到含情脉脉、美艳如初的妻子田秀时，猜忌心起。联想到途中偶遇的别嫁心切的新寡妇，与潇洒倜傥的楚王孙，醋意难遏，最后决定诈死试妻。感情是经不起试的，田秀最后臣服在了百般挑逗的楚王孙的浓情蜜意里。真爱也是不容亵渎的，田秀识破假扮楚王孙诱妻移情的庄周后，决绝分手。

庄周十年修得的半仙之功，一到家就败在了私情小爱里，成了凡夫俗子。梦蝶讲道，警示的是他人，于己则无效，他自嗟年老，就容不得娇妻年轻美貌。当然，猜疑换不来真爱，庄周试妻而失妻，为观众竖起了一面人性的明镜。

台上台下，戏里戏外，拨动我们心弦的，是人的心灵。心灵的空间里，将心比心，是不变的真理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同理。己所欲，不施于人，是一种宽容异己的大爱。心灵，以身体为屋，浸透于情，演绎自己的缤纷，为世界增姿添色。我不敢想象，没有了心灵的世界，将会是怎样的枯燥与乏味？！

在我眼里，每个人都是有心灵的，它是人来到地球的标配，而且，每个人的心灵都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与资源，其独特性无比珍贵。

当然，心灵也不是生来就以其强大和美好彰显人前的，它也需要不断地呵护培养、修葺重建与升华扩张。它也有病了的时候，但并不需要彻底切除，只需要内省领悟，就有可能旧物利用，化废为宝。因为，答案只在自身，不在别处。

不雕不成器的，是玉，也是人的心灵！

### 湘湖新苗

## 母狼的梦母亲的梦

■顾逸辰

紫岚，一只母狼，为了孩子，她付出了太多

烟火人间，有人伴我，以爱之名，寻寻觅觅，为梦而来。——题记

紫岚，一只母狼，为了孩子，她付出了太多

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耳边反复的叨唠，床边轻柔的摇篮曲……记忆里，那些琐碎的生活片段似乎都可以由“母亲”所串联。从母亲的身上，我们能感受到的总是如水般的温暖与包容。但是，却又有这样一個超乎我们认知与想象的“母亲”，被作家沈石溪带到了我们的面前。这就是他的力作《狼王梦》

作为一只母狼，紫岚为了孩子的降生，在杂玛尔草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求生，毫无疑问，她和世界上大多数母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孩子，这种关爱亦不只是柔风细雨的关怀和温暖宽容的爱意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蓝魂儿落入圈套，被捕兽笼给夹住时，紫岚忍痛咬断蓝魂儿喉咙的那一刻。那时的我不禁泪流满面，内心久久震荡，满心的震撼，无法言说……

狼与人或许不同，但母亲的身份却是相通的，紫岚维护孩子尊严那一刻的冷酷和果决，也使我想到了我的母亲。生活中，她细致周到，体贴入微，用极致的柔软熨帖着幼小的我慢慢长大。但是，她的柔却又充满韧劲，她的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，她的手中永远紧握与我相连的风箏线，在我偏离方向，或在大风中摇曳不稳时，调节松紧。

或许这就是她们作为母亲的智慧，在生死交关之时，在大大非面前，依然能够摆脱自己作为母亲的盲目，从容丈量孩子生命的高度。

紫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但她却又不只是一个围绕着孩子嘘寒问暖的母亲。一路走来，她始终不忘心中的梦想。

为了心中那个热切追求的“狼王梦”，她苦心筹谋，费尽周折培养孩子。但是命运却总是和她开玩笑一般，让她与之擦肩而过，而每一次的擦肩而过都意味着失去。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写到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”，而紫岚与黑仔、蓝魂儿、双毛的亲缘便是一次次地目送着他们逝去。其实紫岚失去的何止是这些，她如紫色云雾般的美丽身姿，她美好的爱情……直到与金雕同归于尽，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却依旧无怨无悔。

紫岚为了梦想的无限付出让人感慨。通往梦想的道路，从来不是坦途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可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一路都有母亲的支持与陪伴；当我自我怀疑时，她望向我的目光永远坚定；当我自得自满时，她对我的规劝约束着我的浮躁；当我停滞不前时，她带领我前行的脚步却依旧有力。

母亲是逐梦路上指引我的明灯。她的行动，正如紫岚的梦想始终如一，让我明白，心之所向，执着信仰，才能一步一步实现所思所愿。

人之一生，最怕心中无光，庸碌虚度，而紫岚或许正是如此，才会勇敢追梦，在失去与追寻中不断前行，将爱的智慧和梦想的力量弥留于我们心间，激励我们去追寻灵魂的光亮！

（作者系回澜小学学生，指导老师钱文红）

### 湘湖诗会

## 壬寅中秋

■朱超范

冰魄还从海面浮，闲云已被夕阳收。

何须玉母琼箫弄，不必吴刚玉斧修。
桂迹清香逸半夜，蟾光寒影落中秋。
金壶滴尽笙歌歇，天外阴晴特别幽。

碧玉碾真无际，扫却浮云景更新。

凉气盈窗秋气度，清光凝露月精神。
诗坛寂寞难能久，岁色推移只会伸。
相伴婵娟思独立，应知萧索认吾身。

璧月当空夜未阑，玉人谁与倚栏杆。

桂开仙阙添清赏，轮满幽庭忆旧欢。
万里乡心今夜好，一年秋色此时看。
天涯骚客须传语，诗思无穷更漏残。

菊花开处岂孤芳，蟾桂飘来夜夜香。

碧汉桥浮乌鹊歇，残荷叶束素娥怅。
为看此夕秋才半，不记长天夜未央。
百尺竿头当跨步，功名利禄欲寻常。

玉兔光中愿久陪，暂离书案望蓬莱。

天凉桂子青空漫，江极涛头瀚海开。
羁客盘桓争赏识，佳人渺逸独徘徊。
遥看银汉中秋月，意欲推敲把酒杯。

由来寻梦到仙区，想象蓬莱物态殊。

不忘秋风飘瀚海，已知明月度江湖。
青山又瘦陶潜菊，碧水还肥张翰鲈。
楼上仲宣聊慰否？千里高瞻入画图。

斗酒敲诗漏几更，未因萧瑟使魂惊。

浮云欲改寒鸦色，高宇还留玉兔清。
彼夕不如今夕好，此年已胜昔年明。
已将尊酒酬良夜，满目星辰答管情。